賊情彙纂

賊情彙纂卷十一

賊數

賊有數乎軍興以來於今五稔官兵雖跟蹤追勦有能知其數者否或曰十餘萬二三十萬及籠統言數十萬者要皆臆斷之辭頻年之勦殺逃亡章章可考者數已逾乎百萬即今之蜂屯蟻聚者恐亦不僅此

數姑無論其竊踞雄郡名邦足以屢抗大軍足以固守兩年即浮江萬艘駕駛需幾何人況盤距皖廬郡邑幾無完土蹂躪兩湖南北不下數十百城另股擾汴梁圍懷慶屢經大創斬馘無算以灰燼之餘越黃而北尚稱數萬遂致恃衆而突取道太行由山西竄直隸以至高唐連鎮奔馳數千

里猶煩大兵掃蕩以此計之賊誠不可勝數苟以智取絶其衣食之源爲合自散若必欲一一梟夷之未免有誅不勝誅之患矣若是其多固無怪駭人聞聽軍民先爲膽寒逆氣所至數百里内城堡為墟人無固志且使撥馭官軍防禦將領亦心怵其衆懼衆寡强弱之不敵雖誘以爵賞齊以

刑罰勉力支持寔外强而中餒毫無把握每一處挫衄則魚爛瓦解千里無堅城矣惟大兵雲集之處聲勢雄壯互相倚救稍足自恃如南軍堅壁紫荆山麓亦僅足屏蔽一方而不能進取半步其他處兵單餉絀坐是而僨事奔潰者不一而足又曷忍道哉守土牧令囿於見聞不能知賊固無

論矣其方鎮干城始事從征以至今日尚
不能盡悉劇賊之名數夥羣賊之數乎是
我之守令不知兵勇不知將領不知即獲
始謀老賊亦有不知者賊全恃虛聲哃喝
自鳴得意愈益詭密其事張大其詞衒惑
人心輾轉傳播人益震恐謂其來也幾如
山積河決之莫或能禦也即以偽官制軍

制論之所設偽職名目實繁有徒又皆得部衆門陣統計偽官共得三十一萬五千有奇每一偽職所轄散卒多寡不等以一統廿己三百萬況賊中至卑如管長兩司馬尚轄二十五人以例其餘則更倍前數兵武經日古之名將戰勝攻取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取於鬼神卜筮必取於人徵於

事庶彼己之知己審如立萬重山望之井井而曰圖功不克者未之有也第彼介胄之士披堅執銳厲兵以待指揮何能更冀其謀勇兼資能殺賊而又能知賊獨封圻重臣事權在握可以總攬全局者若不知賊何以運籌顧有為者攬轡有澄清之概莫不欲鑄神姦於禹鼎燃犀照於西江或

有志未竟或不久升遷每多不暇及此而有守者則務清靜以甯人賊氛頓逼但竭力驅之使去一經出境經營善後遑及其他亦由自知不足以滅賊遂不求深知而更不望人之能知矣故於賊情隔膜賊數終於不知惟知地廣賊多之可慮士氣日衰將何由振起與殊不知賊實有數且有

確數惟從戎日久深造其境隨時隨事留心究尋者可以得其端緒然非鹵莽疎忽者所能深知而確論也往者武漢田鎮兩次大捷所獲賊中偽官簿家冊甚夥於是賊中不宣之秘竟得瞭然在目更據積年記述徵之簿冊上溯始起下迄於今合剿洗新脅之數覈計而乘除之分偽官伍卒

數老賊新賊擄人逃亡童子兵女官女軍爲七等逐層推勘籍其可考之數劃其虛標之數統計所有之賊衆其能戰之賊益散則爲民擄卽爲賊不皆眞賊雖有彼數實祇此數是謂確數一掃誣言庶幾羣疑頓釋於是將士則目無全牛編民則不驚風鶴一鼓作氣衆志成城更參以甬智不

勗力之功賊數雖多不待盡殲而亦必盡
散妖氛淨掃不亦休哉

僞官伍卒數
老賊
新賊
擄人
逃亡

童子兵

女官女军数

偽官額數

偽官名色數目甚繁除首逆一人並各偽王偽宮逆屬偽職親屬向無定名以及恩賞平湖功勳各虛銜暨屬官中之屬官兩司馬之屬官典官之屬官皆無額數無職掌有與散卒等者均不冗載兹就偽官制軍制中可考之數編次列後

偽王八人

偽國宗加提督軍務銜者十四人餘俱閒

散國宗

偽侯九人

偽丞相正副又正副二十四人

偽檢點三十六人

偽指揮七十二人

偽將軍一百人

偽總制九十五人

偽監軍一百人

偽軍帥九十五人

偽師帥四百七十五人

偽旅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

偽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副卒長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偽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副兩司馬四萬七千五百人
偽水營九軍制如别營自將軍以下正副各偽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人九軍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人
偽土營二軍制如别營自將軍以下正副

各偽官典官屬官每軍一千七百十五
人二軍共三千四百三十人

偽木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
人

偽金匠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
五人

偽金靴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

五人

偽織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綉錦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偽鐫刻營一軍同上共偽官一千七百十五人

僞天朝雜職及各典官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僞東王屬官典官僞西王屬官附內計東西共三千八百三十七人

僞北王屬官典官僞南王屬官附內計南北共二千三十一人

僞翼王屬官典官共一千九百六十一人

偽燕豫王屬官典官各六百四十九人計兩

偽王共一千二百九十八人

偽提督軍務國宗屬官各六百三十一人

計十四國宗共八千八百三十四人

偽侯屬官典官各五百三十五人計偽侯

九人共四千八百十五人

偽丞相屬官典官各三百二十九人計二

十四丞相共七千八百九十六人

偽檢點屬官典官各二百二十五人三十
六檢點共一萬一千一百人

偽指揮屬官典官各一百十七人七十二
指揮共八千四百二十四人

偽將軍屬官各一百十一人一百將軍共
一萬一千一百人

僞總制屬官各八十八人九十五總制共八千三百六十人

僞監軍屬官各六十八人一百監軍共六千八百人

僞軍帥屬官各四十六人九十五軍帥共四千三百七十人

僞師帥屬官各二十八人四百七十五師

師共一萬三千三百人

偽旅師屬官各十八人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師共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人

偽卒長書理各二人計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長共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偽典官每軍正副各三十五人計九十五軍共六千六百五十人

統計以上正副偽官共三十一萬五千
二百二十一人

按賊額制偽官實有此數第賊慣事飾詐使人揣測其下伍卒必有數百萬不必精銳即恃多恃衆可不戰而勝矣其實偽王侯丞相檢指多有殲斃仍列偽銜偽名而不除亦不補人如偽西南二王授首已久人所共知賊仍諱之五偽

王各轄十九軍則西南所轄三十八軍無其官無其卒可知以此求之餘可類推至如許偽官典官應轄伍卒聽使若干亦為標出附列於後庶我軍知關傳虛數之不足信閱此實數庶備禦之有方耳

伍卒額數

此僅就賊軍目並典官之卒使而論若偽官雜

職屬官恩賞以及偽國戚貴親閒散國宗暨郡

總制州縣監軍等項亦有伺使卒役其人本無

定數所轄更多寡不等參差錯雜不足究尋且

無非為賊服役無關軍事非若典官之造辦軍

火糧糗助賊以抗我也故畧而不敘

偽陸營每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計九

十五軍共伍卒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五

百人

偽水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九軍共伍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偽土營每軍伍卒同上計二軍共伍卒二萬五千人

偽金木六營每營每軍同上計六軍共伍卒七萬五千人

偽各軍典官每館聽使百人計一軍正副七十典官一百十二軍共聽使七十八萬四千人

偽王侯丞檢等所屬各典官每館聽使百人統計正副典官五千八百五十八人共聽使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統計以上伍卒聽使共二百七十六萬

九千八百人

合計偽官卒使總共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一人

賊中每一軍伍卒一萬二千五百人每一典官衔聽使賊制准用百人以其官數軍數推測伍卒聽使應有以上總結之數此卽首逆虛標分數欲以衆驚我之詭計也賊專恃偽職虛名籠

絡羣醜但從賊稍久幾無有不官者已是僞官實有前數而伍卒聽使實無此數如僞西南兩王殲後所轄三十六軍散歸各軍不復更置然仍存軍數名目是也又如初陷一州一邑驟虜數軍之衆造册報之僞王不數日官軍克復殲戮既多其衆紛紛逃散故敗竄之後有軍帥監軍僅餘一身不能立軍立館寄食於別營兩司

馬之館者有一館祇軍帥師帥旅帥卒長二三十人伍卒反止四五人者又何一軍之必管一萬餘衆乎大抵自江甯配調出援各處每一軍誠確有一軍之數其餘盤踞各處之賊殲逃無定一軍數千人數百人皆有之損多益寡每一軍以四千人每典官以二十五人為斷益以偽官之衆然統而計之已有一百七萬矣蔓延數

千里負固數十城若猶謂亦無此數似又失實矣

註 偽官伍卒數皆考自偽文告及程奉璜說其約最之數則考自即抄文案暨行陣之士雖民諸諱仍屬臆斷必如是庶畧可自信也

老賊

承平日久四民樂業幾忘帝力於何有且用人行政體國經野良法美意畢具一洗往古積敝顧安得有亂民揭竿蜂起若是之衆且戾哉豈天地厲氣所鍾抑運會適當其時與蓋齊民之不能無匪類猶嘉禾之不免生蟊賊耳若誅鋤於萌櫱之初弭患於無形恒力少而功倍經常

習見亦治世所不能必無者夫人平居為不善必為父兄鄉黨所不齒惰其四肢不甘淡泊則思攫人所有為己飲博之資然搶刦必藉多人於是羣不逞之徒同氣相求呼朋引類不免有萑苻之聚遂與鄉人判為兩途不相為謀且將為仇矣聚集既眾必有狡黠桀驁者雄長其間蓄異謀以要結人心揮金浪費曰踈財仗義強

梁門狠曰英雄好漢以此相尚舉衆若狂且為之語曰寗怏意而死毋貧賤以生游惰無聊者亦傳會其說崇奉而黨附之招納亡命為逋逃淵藪久之乃創會名傳邪教假託鬼神禍福煽惑羣小即所以籠絡其心而鈐束其身有所欲為莫敢不遵矣更遣黨四出輾轉邀約無少長皆入會以先後分等次誦咒結盟概稱兄弟惟

呼首匪曰大爺隱語則曰瓢把子言外刦奪人則如瓢取水操持在瓢柄也下流納饑眾是必歸此一定之理歷來會匪倡亂莫不由此前後如出一轍淮在賢有司預謀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若易視之或畏難苟安或恐激變獲咎因循貽害必至不可收拾萌芽不擷將尋斧柯涓滴不塞必成江河此之謂也是急之禍速而患

小緩之禍遲而患大今致逆𤨏滔天者果誰之過與即執其人而戮之何補於事收令實政教之始治亂之源有察吏責者因地擇人可不熟計乎況粵處邊陲烟瘴之所惟桂林諸郡向化日久濡染深渥民風土俗洊擬上國其僻遠之區逌接狪猺人情浮動性多凶頑以械鬥為事刦掄為生者比比皆是首逆洪楊蕭韋等及以

十一

下諸老賊皆潯之金田村大黃江白沙圌等處
菂民潯梧之交有大山曰紫荆延袤七百餘里
界平南桂平武宣象州四邑平濶處有村落四
十餘區深林密箐人跡罕到惟粵東無業貧民
利開墾者往焉繞紫荆山麓即大黃江去金田
二十里為附近水陸一大集鎮又二十里為桂
平縣城各逆首伏莽其間非一日矣己酉庚戌

之間逆匪雷再浩李沅發前後滋事皆與洪逆
等聲息相通迨後竄敗皆至粵西欲糾合起事
而不果廣潮嘉應人業烟土者素往來潯梧及
湖南邊界本係違禁之物土豪地棍藉名搶奪
節節阻滯千百人結幫而行猶恐不免每致失
貨喪資必邀接幫送幫之人重其酬謝名曰保
標無賴惡少遂成羣結黨專事其事亦必雄健

有力横行敢死者始克為之洪楊等數劇賊皆由廣東遷居潯屬素以此為業洪秀全稍知文墨深沈有智慮本貪殘無賴而刻意矜持外飾端重詭稱明洪武後人以洪為姓楊秀清譎詐多謀蕭朝貴勇悍善鬥馮雲山洪大全皆通文義始為村塾師暨操刀筆唆訟作奸犯科無所不至賊中目為才子其讚美咒語傳習添弟會

一切奸謀偽制二人之力為多韋石饒有資財亦猶石季倫之劫人以致富者也勢不敵洪楊恐為吞併故與會匪往來結為死黨其次則胡以眈陳承瑢等十餘人為腹心爪牙始以數十百人護送烟土較之他貿獲利常什伯焉悖入之財益事結納詎知土販因粵東土匪滋事道梗皆改途他適洪逆等既失所恃而黨與日眾

困亦不支竟大肆刦搶虜掠人畜受害者紛紛控告官司捕之急暫颺他邑稍懈即歸尋仇肆虐民不堪其擾上揭撫司並有蕎越赴京申訴者大府通飭嚴緝逆衆潛匿深山迄未弋獲惟雲山自恃健訟與人搆衅赴訴遂誘擒之申解潯州詎知雲山善以文弱動人且言偽而辯貌既不類强徒語復娓娓可聽問官皆疑而憐之

羣黨復醵金多方賄脫竟致縱虎出柙蓋亦由當事者視同疥癬初不料其猖獗至於此極也庚戌秋冬之交兩粵盜賊滋熾跳梁蠢動股以數十計最著名者蓋十有八股如大頭羊張嘉祥淩十八西南長諸劇盜是也洪逆久謀不軌至此逆謀益急遂招集黨類約期舉事於金田村其時入會已有千餘家因捕急逃亡且多伏

藏襯望至此走集者僅三百餘人官軍此筝彼竄往來各縣飄忽靡常旬月之間虜有男婦數千人然後回路大黄江凡紫荆山附近藏匿黨與皆出歸附於是羣賊大會署僞官製僞印立軍制造火器購鉛藥備刀矛極力固守養鋒蓄銳不與官兵戰相持日久覰我稍懈一朝突出則狼奔豕突任其所之自初迄今專用此術官

兵每欲戰不能賊則休息精力以乘我怠我兵初謂其怯而輕之不意猝然全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禦矣其去大黃江也盡裹男婦以行恐戮其宗族故耳凡逆屬之父母兄弟妻子暨所親所愛婦女幼孩悉令隨行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軍行則以新虜之人列諸前隊強賊斷後中擁婦孺及各偽王辛亥閏八月陷永安

州時衆已三萬七千人而能戰之賊僅五千餘
外跨水竇莫村爲犄角内踞州城爲巢穴屢戰
不利大全被擒則堅壁不出增修重城三重重
濠三道我兵圍之六越月壬子二月仍以前衔
得脫反傷四鎮官軍大潰州城僅餘瞽病數人
而已賊遂乘勝長驅還撲桂林省城以吕公車
方臬雲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竟未得逞逆衆

之傷亡者亦十去二三矣彼時各股匪徒迭剿幾盡餘黨之隱伏巖穴及先期逃出並搜捕漏網者皆奔走歸之加以裹脅徒衆將及八萬勢復大振四月乃牽羣醜而東陷興安抵全州攻圍十日為兵民誘殲萬數千人憑逆死焉賊益忿甚極力破之屠殺慘酷靡有孑遺五月竄入湖南至黃沙河永州等處被殲者復數千人遂

折而南踞道州兩月其時廣西老賊暨婦女幼孩實有五萬餘人能戰之賊仍不滿萬人此後皆裹脅續添之新賊矣道州四面山險惟一綫可通鳥道崎嶇人力難逞賊因踞此休歇以避炎暑揚言僞太平王生長子慶賀彌月後方議行兵其實仍係前術蓄毒以伺我隙盡虜州民暨沿途裹脅之衆編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

修戰具補益軍目製備軍火七月成軍欲出羣賊懷土重還擬由灌陽而歸仍擾廣西秀清獨謂非計曰已騎虎背豈容復有顧戀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擊循江而東畧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為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擾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轉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朝貴獻謀曰

聞長沙城卑防疎若假輕兵數千倍道襲之垂手可得逆首逆畀朝貴老賊二千人取道攸醴僻徑兼程急馳沿途虜脅復得四千餘人七月二十八日由醴陵夜馳二百里晡時竟薄長沙城下踞城外高屋發礮轟擊逆衆循墻奮呼相攻鬨聲如雷城內屋瓦皆震晝夜不輟者六日崇墉屹立防守綦嚴賊無所施展而羣醜來攻

被殲者已過半矣其實彼時城內兵勇單薄守
禦尚在不敷何暇出剿朝貴但知有備其計不
行神氣為之沮喪告急郴州洪逆等始率全股
及所虜郴桂挖煤人星馳來會八月望後始集
城下共時賊數已逾十萬老賊秖三分之一耳
此後續增當入新賊條內茲不復贅老賊雖從
逆心堅慓悍善戰然皆督陣於後而令新賊衝

冒鋒鏑致鮮死焉惟以長沙為易與心輕之敢
於營試而歼斃之數較他處為最多朝貴所部
已斃千餘而朝貴亦殲於是役先時城內有國
初五千斤大礮因歲月久遠不敢試用且以城
垣不甚堅固恐礮震傾圮有請於城內另築高
臺架放者有請用棉花包厚墊炮身者最後巴
陵令王丹溪徑請運礮上城開放保無他虞眾

猶疑阻王令憤然曰如有失請將王某立正軍法衆難之曰城垣一經震潰賊人乘之已無長沙矣雖分食汝肉於事何益月餘之間聚訟紛紛迄無敢用者賊意城上必無大礮佔踞近城房屋去城墻不及二丈亦有直逼城根者更憑屋升與鋪樓屋高出於城施鎗傷我兵勇百計燬之皆未得手兵勇距賊甚近日則詬誶相及

夜则咳唾相聞追後向軍門來援入城周視極
言非用大礮不可於是置礮天心閣最高處親
身督放初開三五礮將與鋪高屋立刻毀爲平
地憑高之賊被擊及覆壓而斃者以千計乘夜
接連開放數十百礮城外呼號驚擾終夜不息
斃賊數千人老賊居半賊遂遠徙不敢近城矣
嗣因相持日久援兵四集吾軍日張賊以糧盡

勢窮逃亡日衆不得已由浮橋宵遁紆道西竄
宵益盡得益陽河内之船後折而東由岳州陷
漢陽武昌賊之凶心至此大逞升賞偽官不可
勝計而老賊居十之七且皆權要每二十五人
為一館一賊監之老賊竟至不敷分布每以新
擄之人充管長可見老賊至此已屬無多已無
不為官矣迨陷江甯老賊盡居顯職無復卑官

矣其後令衆北竄派出督隊老賊三千人為最
多卽比年之上犯兩湖者亦祇老賊千人數百
人而已其餘俱盤踞金陵給役偽王左右及分
守鎮江廬州等處郡邑蓋老賊皆百戰之餘腹
心之契逆首倚為羽翼雖無職亦加功勳平湖
偽銜有過降責亦調回金陵綜核其數究以金
陵為最多除剿殺逃亡外現存老賊不計婦孺

尚不及萬人其間知兵能事亦僅千數百人餘皆隨衆夯走恩賞虛銜或典廚典輿服役趨蹌以及各偽王侯相宗族戚晥衣衎飯囊徒具其數不能與我戰亦不為賊所任一朝勢敗惟知跪而授首此皆不足介意者也其典兵外出踞守一郡一邑及統衆往來滋擾地方之賊操柄擬機祇一二人副之者三四人餘皆相從剽刦

及賴指臂之助每處亦不過數十人百餘人雖不任事要皆顯秩無復軍帥以下等官即有緣事降斥暫居卑位亦千百中絕無而僅見者計其數不過五六千人粵西婦女亦足蓬首壯健如男于賊每使助陣並可負荷軍裝嗣至金陵皆授偽職與偽朝官等有軍師丞相以下各名目統轄續裹婦女為之服役數年以來飽食嬉

戲養成嬌惰藜藿變為膏粱非復曩時慓悍能
耐勞苦矣雖有萬餘亘砧上肉耳今攬賊勢之
全局勘核逃人之言統計以上老賊暨婦女實
不滿三萬人或曰自壬子以往斬馘賊衆以百
萬計何粵西老賊僅覺萬餘恐非確論而不知
老賊每以一二人督千百人臨陣騎恐馬馼健
兒即使崩潰其下護之急馳追奔不及又何能

傷之且令臨陣率多郴桂以下續裹之人疊受僞封廿爲之死老賊憑高遠眺作壁上觀而已殲斃雖多仍屬新賊惟甲寅夏間上犯湖南勢大而驕老賊輕出官軍屢戰屢捷直逼武漢下剿田鎮迅雷不及掩耳渠魁就戮者約千有餘人自長沙後此爲第一大捷第一快事其他雖日有斬獲亦奚益於事哉

註 黄鶴舉士澄
及程奉璜說

新賊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原以悖逆之誅宄殘之罪出自首逆良民被脅寃苦萬狀實有不得已之情矜憫之不暇豈可概以賊論第今之從賊者心跡却有數端不可不辨也廣西老賊亦有脅從究多甘心事賊者同惡相濟厥罪正等前論已詳載矣兩湖人民耕田鑿井鼓腹而歌

正樂熙皞之世初不料賊衆掩至其不與聞逆謀與知賊事也明矣逆氛所至攻城陷邑焚掠一空脅民從行如虎驅羊誰敢不從自道州江永而下長沙武昌沿江數千里人民婦孺之從賊者誠屬流離困苦中苟延殘喘而已然既非心服必思逃歸或不得間隙亦必隱忍相隨不為盡力豈復有欣欣自得與我兵苦戰者乎豈

復有放其焚殺淫擄荼毒生靈者乎賊中授職必以能戰嗜殺爲上虜人次之虜金帛又次之倘皆不爲雖相從日久未立功績斷無輕加偽職之理凡從賊既久依然散卒皆欲逃未能情有可原者一也倘既受偽職則其助虐可知即使從賊日淺亦當律以叛逆難從末減者二也賊中最喜粗鄙無知識人爲其易於愚弄賊中

詭計既不能窺測即或逃出亦無虞洩漏且皆强有力能耐勞苦故每慰撫而任用之蠢爾匹夫一朝被虜驚惶無措不意竟獲温飽食未嘗之食衣未見之衣羡賊目之侈富懔刑罰之嚴屬莫不感懼交深極力趨承惟恐弗及久之賊餂以偽職則感恩懷惠以為不世奇遇戰必當先虜必盡力雖縱不去此則情似可原而法所

難宥者三也識文字人賊虜為先生供給豐厚
與偽職埒然邏察甚嚴深居簡出每不易逃是
不能為善亦不能作惡忍辱偷生而已此則情
可憫而法所宜原者四也若劇賊渠帥之先生
與知軍事不難禍福人造作悖逆文告撰擬機
密稟奏且有欲逞才華忘義干進為之設策獻
謀形我之短贊彼之長此則斯文敗類行同梟

饒而罪在不赦者五也無恒產力作以謀衣食者如郴桂挖煤開礦人沿江船戶縴夫碼頭挑腳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虜服役賊必善遇之數月後居然老兄弟矣衣錦食肉優游自如遂亦安之且不打仗非事急不用此輩助戰安逸之樂幾幸為夢想所不到若爾人焉其數實繁以水土兩營為最

盛而土營之賊則屢次穴地道攻陷省郡壞我
堅城如摧枯朽賊僾養之以備急需並以功授
偽將軍總制等職矜寵之以固其心是若等遺
害無窮其罪則上通於天出於情法之外所宜
誘致其人聚而殄薙庶毋遺餘孽者六也郴州
土匪劉代偉習教倡亂戕官刦庫抗拒大兵不
旬日授首其黨登時格斃者數百人餘匪潛匿

各鄉經父老擒獻有司解省正法者復三百餘人匪之親暱乃子乃孫若弟及姪皆怨鄉人而恨有司亦猶桀犬吠堯敢仇奉法之吏聞洪逆等踞道州乃遣人勾結來取州城遂焚殺其鄉而全家從賊蕭朝貴之撲長沙也郴匪曾以數百人為嚮導前驅攻城陷陣皆殊死門今且居賊顯職遇我文武兵勇吏役必殘殺臠割以洩

忽遇紳商富户必榜掠慘酷而求索無厭如此類者則東安蔣斌瀏陽周國恩湖北崇通廣濟之餘匪莫不皆然是則新賊中之罪魁禍首情法皆當寸磔宜與老賊同科者七也其最殘忍惡毒者則莫如叔盜光棍獄囚鹽梟並窮宄乞丐無賴博徒其心惟恐天下不亂聞賊之來已自竊喜及入彀或被虜則言行起居與賊如水

乳交融賊亦視同舊識心投意洽日益親厚復見其登高步險矯捷如飛虜刼貲財冥搜若寄賊亦愛而任之既獲偽職愈益肆心逞欲横行無忌焚掠淫虐無復人理百姓見其氣燄兇惡眼光睒睒髮立如蝟毛利刄若霜雪substantive爪牙衣紅黄排闥直入咆哮而前未有不觳觫請死者敢不任所欲爲乎凡所不欲之物及非時所需

必踐毀糜爛之不使有一物完好倘搜出官吏衣飾並軍器印文必盡殺全家老幼棄其屍焚其居而後已及其臨陣抗我也必急馳狂奔惟恐弗及或執旗搖地呼嘯當先或持矛盤旋忽然在後被虜之人或不用命則慢罵毒毆逼逐使前兵勇富紳或遭其手擄掠殘殺較老賊為尤甚直豺狼其性虺蝎其心非復人類如生俘

之當使入甕反其所施備諸毒刑然後剉裂其身以快人心者八也賊勢猖獗至此而謂其中皆淺陋之夫亦非確論蓋所擄既廣被脅已衆未嘗無傑出之人委蛇其間更有畧涉經史好談今古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視世間事無可當意者不幸㝠入賊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賊而驚衆漸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

雖心知不義不久敗亡然有所希冀不能舍去所謂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耳及其統衆不敗守城必固賊亦刮目倚任假以事權渠亦自矜不凡更籠絡其上而恩撫其下一朝毛羽豐滿則思別豎一幟不齊不楚中立自雄是其因緣賊勢以圖割踞不特今日助賊爲我勁敵更防爲患將來亦我隱憂當求善間者多方以誤

二一

之使其自相魚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漁人之利者九也亦有讀書明理人失身其中無計可出或文弱不能健步或全家老幼皆陷出則無以為家亦知一日得生暫飽兩餐未嘗不欲謀內訌通消息顧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漸謀親信庶可得當以報我軍或游說渠魁惱然來歸事即未效心則無他若獲一介相通未始非內

間之一助者十也至如醫卜星相江湖技藝者
流漂泊無定遷變不常且無室家之系戀一入
賊中語言合拍計畫同心未有不親之信之優
禮以待之者彼既安之豈遑他顧惟願賊之久
而不平己為開國功臣雖招之不來甘與賊衆
並戮而不悔者十一也竊查數年以來從賊日
衆良莠不齊何從分别等次新舊乎有新賊中

之老賊有新賊而更虜新賊老賊有盡而新新不止非剿滅罄盡虜人仍無已時律貴誅心僅就被虜新賊中分極惡次惡可原者為十一等至其從逆久暫則以先後犯過郡縣為憑如賊初入湖南先距道州則以所虜道州人為新賊之首緣洪逆踞其地兩月整頓軍容補益卒伍故盡擄州人並婦孺而行除即時逃回不計外

尚餘男婦三萬餘人由江永而至郴桂連得挖煤礦人劉代偉之黨已倍前數沿途裹脅而至長沙竟得十萬之衆攻圍三月糧盡勢蹙日有逃亡幾喪十之二三官軍圍剿暨來攻被殲者亦三萬人於是僅餘新賊三萬餘人西竄甯邑一帶未幾東出湘岳復得前數盡虜商民船隻近十五萬人矣迨陷武漢裹脅男婦老幼水陸

東下合前數五十萬有奇至安慶增至七十餘萬及至江甯蕪湖鎮揚男丁增至一百八十萬婦女三十餘萬人旋復分股上竄擾江右陷廬州則新賊之數竟逾三百餘萬矣然其間旋虜旋逃而續虜之人又補其數大率所虜男婦幼孩至三百萬而止嗣克復揚州並盪滅北犯之衆所殲新賊十三萬有奇逃亡亦不下五萬人

其攻六合等處暨與向軍門屢戰陣沒者十五萬人逃者十四五萬及其上犯湖南也官軍於湘潭一撻賊鋒大挫乘勝逐北屢戰皆捷斃者七萬餘逃者亦如之旋自岳州追剿直逼武漢克復兩城下及田家鎮暨傍搜各縣節節得手斃賊二十餘萬人逃者倍之人謂赤壁後此為第一戰功誠不誣矣若積年各處剿斃千人數

百人不等總計亦在十七八萬人逃者大約相同至於三五成羣或一二人之陸續逃者五年以來亦有三十餘萬人葢官軍大捷則逃者乘勢來歸必有數萬或十數萬即小勝亦可藉逃惟平時逃出最稀不敢邀約共走故也賊陷一處擄人亦頓增數萬即以虜十逃七虜十逃八而計之除婦女並鄉官所轄本非臨陣者不計

外前後實已甃賊八十餘萬矣更除逃亡之眾實存現賊不及百萬耳此其大畧也若夫能戰之賊不過數萬各門已具其說餘皆朝虜夕逃虜逃無定日復一日新舊相因徒壯聲勢無足為慮卽久於其中者亦皆百工匠作趨走服役之人如前論究惡甘心事賊之眾僅有數萬非虛語也惟望官軍專意剿逆凶賊苟賊勢瓦解

不待盡殲餘自解散新賊雖多誠無足慮矣

註 譚恩普記程奉璜說與諸雛氏言供吻合

虜人

禮經云父兄之仇不共天不反兵大清律凡姦其妻妾者登時䠶殺之不坐蓋復仇雪耻由血性中來史籍所載孝子復仇束身歸罪者有司恒宥之古有調人之官掌邦國之仇隨事處分皆體天理所當然原人情所不容已也今寇盜突如其來屠殺其父兄姦虜其妻妾狎玩其子

女奴役其壯健之身强奪其金貲器用據其室而踞其牀溫其衣而飽其粟復謾駡挫辱之囚服鞭撻之稍拂其意且身首異處以鐘鳴鼎食之家服疇安居之民一旦遘此奇禍其深仇至痛有不吐虹貫日及衣濺血者乎又何暇思維何所顧惜亦惟有斫賊之顱抉賊之目洞胸拔舌寢其皮食其肉而已矣今之被虜被害者殊

不然甘受其凌辱甘受其屠割甘為奔走服役甘遭夏楚虐遇甘為力戰効死甘為天下萬世罪人承賊匪逆黨之惡名而不辭甘為親朋鄉里唾罵非笑而不恥甘為盛世之亂民致官司兵勇疾恨而剿捕之無地容身而不悔豈皆喪心病狂耶或由五方燥濕剛柔不同民風既有澆淳良莠不齊其人面而獸心者亦儘有如新

十一

賊條內所論罪在不赦者非與所可異者人即重利忘義甚至背棄所生心同梟獍見人屠共父母骨肉猶不足以怒之然對其人淫其妻妾狎弄其子女亦必攘臂而裂眥矣更以勞苦儉積之資糧畢生經營之衣飾亦被攫去斷無不拾死與賊爭奪者矣今並此不較果何說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有知識耳今執犬馬之子

環蹋之必且搏噬噴踢鞭撻不顧若或斃之甚至跳躑不食以死於物且然豈人而反不具是心哉夫怨毒之於人大矣如史乘所載簿録所見其處心積慮專壹精神捨生以報必復之仇者不可枚舉然所仇類皆顯者大俠以疎賤之人或不能遠近故不得不殫竭計慮以圖之且殺止一人辱止一事害止一身一家尚誓不與

之俱生並立今蒙滅門修身之禍十倍百倍之
仇其毒害者仍終日與之共處一舉手即可以
甦之較之艱難其身危險大人者其報復為更
易獨不聞被虜之人手及一賊又何說也或謂
人情樂生惡死以骨肉家貲於己身比較則己
身為更重然追思室家傾覆衣食俱無一門血
屬死者暴骨原野生者必填溝壑身陷賊中驅

使衝鋒冒鏑生死在呼吸間不能自主至此境界即苟活於世又豈復有生人趣哉似無論智愚心口互商固不如死而無知之為愈矣然徒死無益則莫妙以彼之死償我之死既判一死以紓家國之恨又何事之不可為乎果爾則未虜者捨死於先家自為守豫行團練已虜者各行其志俱為荊聶使千萬人之心皆同無煩六

師而賊可盡滅矣殊不料被擄之人莫不俯首伏帖且轉效其所為愈大惑不解故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窮思其故而不可得遂博採廣諮研訊俘賊詳問難民始漸得其梗概以百思不得之理詳求精察而後知其賊計之至毒至譎從可知矣賊使被虜之人負沈海奇冤皆反顏事仇為狗彘不如之事其至毒之計有數端焉

請一一論列之賊黨將徇一州一邑必先布奸細數千百人於境內城內布散邪言云洪逆係太子耶穌之弟降生凡間因世人皆被妖魔迷蒙特生此天王來救世人故曰救世主其陷為妖者如人之受病又生東王勸人回頭救人災病故稱楊逆為勸慰師贖病主又謂賊衆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統普免三年錢糧

富者出資貧者効力事定之後皆封賞顯官世
襲所過之處專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儘可照
常生理平買平賣破城之時各家閉戶可保無
事若暂妖守城打仗必屠殺淨盡諸語承平日
久編氓罕見兵革况賊計秘密人鮮知者賊來
飄忽煎馳遼掩前途受害情形探報文書每到
於賊至之後百姓不知賊來是何舉動輒為所

感智若怯者或引避鄉村思而慎者且安居若
無事旣受賊惑深以助官軍為戒靳費惜力不
肯協濟分毫甚至與兵勇交易故昂其値積殖
自封准備於賊中受一壓以為民而享其樂利
城中官吏一無籌備惟以安定人心為務甚言
賊不足懼距此尚遠嚴下遷徙之禁民方竊幸
賊來無恙亦遵其禁相率安之逮倉卒賊至城

陷守土文武賢者殉難捐生不肖者拔關引道
官與民各不相顧爾時必有執旗賊目率衆入
城大呼於市曰殺妖一倡百和豺聲雷動路見
行人不問誰某皆立殺之居民益恐懼閉關下
鍵賊但至通衢則九逵百衢皆無人迹任賊長
驅潰兵縱逃不及莫不脫衣棄械避匿民房詭
稱百姓賊遂縱火數處洞開數門大股魚貫以

入各賊分赴各衙廨城樓公所戕官刦庫縱放獄囚復三五成羣以搜尋兵勇為詞挨戶擄搶恣意殘殺每至一家門首用刀背矛桿撞門並大聲呼叫若良久不開必毀門而入殺其全家居民甚詡閉門無事之言不驗始悟被惑又懲於被殺之家一聞賊至雖舉室老幼手足戰栗不能舉步亦必遣一人踉蹌奔出開門賊入先

以刀加足人之項問有妖無有若甚恐不能答言必立及之或答曰無妖賊又佯作不信必逐細查檢遂借此為入室冥搜之由或有不俟撞門先敞扉以待並有設香案放爆竹舉室跪接於門內賊更慘害之非施放鳥槍連貫數人即以刀矛攢刺夫迎賊之民固王法所不容然於賊分中不得不謂之恭順不意賊黨另有見解

謂迎我者必係妖頭藏妖之家故心虛以媚我耳凡膽怯藏匿不出如潛伏地窖暗樓複壁諸處者搜出必亂砍亦謂心虛不敢見我非妖而何其可免登時殺死者無他法惟聚一家人於廳事任其一一盤詰而死生之其龍鍾殘疾多不殺亦不虜若夫壯健後生於盤問之際一二人應對稍有隙漏仍立抉其首餘則概指為妖

其人力辯不承乃曰爾既非妖當從我去打江山若五六歲以上幼孩一見如獲異寶必牽挽不釋手其父母或泣涕不放亦必屠之攫抱而去婦女非官紳妝束每多不殺凡護父救夫惜子者亦多殺之餘則悉驅歸女館以女管長統轄之未殺之男丁盡虜以行將所虜財物權令背負隨之更虜別戶集數十人輒驅之前行賊

目隨其後監押以歸賊館自賊初入城以至此時已有數炊之頃百姓驚惶無措心亂如麻及賊入其室如虎狼之驟至頃刻尸骸枕籍血流滿庭除莫不面若死灰魂魄飛越雖骨肉殺傷滿前而不知傷痛逮毀其居罄其藏擄其身以行又不知抵賊館時為烹為醢將如何割裂我也此際湯火驚魂身雖存而神氣已離軀殻必有

聖賢學問忠孝至性若方能了然於生死罵賊不屈捨此而外無不瞠目僵立任賊所為祇知賊之可畏並忘賊之可恨且不知我若奪刀亦可殺賊矣蓋賊先惑以甘言驟刦以凶威使人人皆如木石之無知無高聲無涕淚無爭競回詈及推及洞胸諸事皆如醉如夢倀倀然隨之歸館而已其於鄉鎮情形大畧相同此賊虜人

之初毒計一也既到館中則賊目據案高坐將虜得之人皆指為妖挨次研訊用竹板杖其兩腿輒一千或數百至血肉狼藉始釋而囚於一室問一日又訊之其人忍刑剖辯賊目乃曰既非妖可拜降隨我們做兄弟若再變妖定斬不留雜坐羣賊又嘈雜其間或云是妖殺之可也打江山何少伊一人或曰非妖留之徐徐察訪

於是又詢有何技能如能寫字則派充先生軀幹壯偉則派充牌刀手强有力者悉充將使即偽官中之尉是也五十以上則令炊爨支更二十以內者悉充老弟有姿首者爭欲得之能醫者送入內醫功臣諸衙其百工技藝則分送各典官役使如竟一無所能賊必曰無能者必殺倘其人小心勤謹或由他賊保救一二人充割

草放馬諸職役一家父子兄弟奴僕十餘人必
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其分派職役必議論數
日而後定此數日中風波迭起愈可駭矣當甫
經審定非妖之時突聞鳴鉦傳令旋有數老賊
至館曰某王或某大人有令新收兄弟概斬不
留有人敢私藏者同罪爾館中如有新兄弟乘
早獻出否則巡查搜出爾等亦無頭矣少選此

數賊去本館散賊令將新虜之人送出於畧有生機之時忽聞此言轂觫之狀可想賊目乃佯作不忍之色代籌所以救之之策或藏之暗樓厠室巡查來搜或詭對係他處招來者非城中人凡搜查數次輒掩飾庇護之更聞羣賊議論爾幸遇好人如某館已獻出新兄弟數十人皆殺訖矣某館藏掩敗露連本館做好人之大人

亦殺訖矣我救爾等直以性命相與如是被虜者皆感不去口即有一二點者知係機穽亦祇得隨衆哀感之方稍安帖突有賊目至館曰新兄弟必不可留爾愼弗爲其所累速獻去押赴某處處斬一聞此言自賊目以下莫不愁苦嗟嘆以爲計無復之必不可救於是則背縛纍纍以一繩貫數十人穿行於市雖兵未加頸然自

分亦斷無生理矣於所指行刑之處在望之時忽一騎飛來曰各館長保稟天父開恩新兄弟一概釋放隨各管長回館眞心悔罪敬拜上帝如若犯令定卽斬首示衆此時難民垂絶復生無有不泣涕感激惟命是從矣歸館又一二日必令羣賊察諸人神色探諸人口氣皆默識之忽然賊目升坐復集新虜者跪於前指一二人

給之曰爾家有父母妻子乎爾思歸乎我助爾數千文為川資何如於是黠者答曰情願打江山不思家矣賊目亦漫應之其思家者誤認為好言輒曰感此厚恩願得數百錢即去賊目即令牵出殺之更執一二無用及探出破綻者立刻斬訖擲首級於衆人之前乃大聲曰凡有反草變妖即以此為例跪者面面相覷皆無人色

惟恐刑之及己過一二日或痛定思痛念及全家慘變己身死生未卜憂悶不釋言動失常賊目復指為妖欲殺之如係有用者必另出一賊保之且為遮飾或謂連日有病實非思家倘後變妖連我並殺其人必深感其救己結為心交此賊且囑之曰幸勿逃走累我自此以往風波漸息始有拜降悔罪諸事自歸館至於此時賊

之詭計百出或殺或不殺屢欲殺屢救之又屢殺他人以儆之嚴刑拷掠之甘言欺誘之布人邏察之置必死之地而復甦之其意靡他蓋迭用恩威以移換人心使人抱不易偉生之心絕一切繫念每思被殺其家室又當何如今得生命尚可留此身為後圖不知不覺遂甘為賊用而不辭此賊虜得人民多方烹煉毒計二也逮

至七日禮拜之期復集衆講說道理敷衍既畢謂爾等皆是應殺之人乃天父開恩赦宥速宜悔罪敬拜上帝須辦一片真心頂天報國凡事自有天父看顧於是則令衆人用清水沐浴跪於地下賊目代讀悔罪奏章焚之更有尋常禮拜奏章列一館賊名讀讚供獻後於案上焚化如紙灰圓結謂新兄弟皆一心如被風吹散輒

云中有變心舉衆惕息又不知作何伺察人人
提心在口其賊目及充先生者令新虜之人誦
習讚美天條書及一切偽書並極言天父天兄
天王東王諸神異自拜降之後可思衣得衣思
食得食凡打仗天父必大顯權能助陣殺妖萬
無一失況新兄弟在後助仗並不用爾等前驅
凡事但遵天令出力立功必授美官顯爵死後

魂升天堂享福無窮一人悔罪舉家升天不必
掛念終日講究皆邪教之言耳濡目染苟非上
智未有不爲其蠱惑墮其術中者不俟十日半
月居然邪教中人賊匪中人已一切深仇積怨
幾置之爪哇國矣此則繼恩威移換人心之後
更以邪教惑之毒計三也自此以還賊於新虜
諸人不惟不虐遇且施小恩小惠以要結之或

分給銀錢予以食物虜來衣飾被褥亦均分之且與之嬉笑諧謔促膝談心如一家者然況此時新虜之人頭髮已長數寸居然以老兄弟自命盡仿賊之所為遂亦虜人而煅煉凡己之曾受者皆一一加諸於人若素本務民嗜殺貪利大肆刦掠欣欣自慶以為得行其志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虜來乎投來乎曰虜來

且焚掠殆盡復問曰爾恨虜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虜人害人之事數賊衆口一詞曰因自家焚掠一空已身復被虜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得安處獨享憤懣不平必將其人虜來同我一樣我心始快同生為之太息曰此猶溺鬼必欲曳人入水也推此數人心千萬人之心皆同其虜

人也無已時矣此又賊移換人心迷以邪教之後復餂以小惠誘其刲搶忌怨毒而傾心事之刻意效之毒計四也然是猶變凡鳥為鴟梟耳人海滔滔豈無鷙鷙不必盡為所蒙蔽惜讀書知道之士一入此中其生機較他人為尤淺有智不必有勇其人類皆文弱賊又頗能辨之凡虜人每視其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

指為妖或一見卽殺或問答後殺之或不勝刑掠自承為妖殺之或竟捶楚以死不任勞苦不習粗糲熬煎其心挫折其身以死者益不可勝計當初入館時驟見凶威虐毒及其人獰猛怪異如至夜义鬼國更見其同行同室者或殺或杖呼號乞命之聲棘耳痛心則昏然迷悶如墮黑暗地獄神消木立亦惟賊命是從隨衆坐卧

奔走待盡而已縱有管葛之才至此亦毫無可
逞固不似被擭諸人忘仇奉賊即不忘仇又將
何術以報仇乎況賊邏察甚嚴每用人給探一
言滲漏即執而屠殺即使此一館諸人有知識
不甘心從賊者居其半彼此互防又孰敢先出
諸口作約逃之議謀賊諸談乎若爾人焉誠刻
刻思逃造次弗忘者賊亦知之故禁錮愈密空

有復仇之心而無復仇之力有可脫之機智無
急馳狂奔之趨捷及派充先生賊目優視之羣
賊爭崇之恨賊不能圖賊徒恨無益日久灰心
漸忘其恨亦惟姑且安之徐圖洗拔已耳却不
肯效賊所行每爲被害者緩頰隨護善類賊性
慘酷此輩獨不然及洊升僞職亦恒以積善救
人爲事其如千萬鴟梟三五鸑鷟亦奚益哉此

賊役使文士為之書結而束縛其身心使無所展布毒計五也茲逐層詳叙之於以見以前所云負奇冤至痛皆置而不顧甘為禽獸所不若者非無故也不足詫也賊中囚盜莠民方幸遭逢之不易安肯捨賊以逃餘雖思逃既恐賊卡盤詰殺之又愁髮長為官軍俘斬思家業蕩盡出為餓莩不如暫圖温飽為得計又安能大弛

法禁一概不殺且各予以衣食之費使之捨賊而去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此必不能之事也或謂宜多張告示解脅從之惑殊不知帖示於無賊之地賊不能見卽有冒死兵勇入賊巢張貼羣賊一見立卽扯碎大索三日示中勸導之言難民又何由得知更有不知賊情者謂宜多撒人混入賊營用苦口勸化動其至性庶可圖賊

並可解散此真荒年食肉糜之談矣一館同居之賊且以目會意不敢聚議官軍事及一言詆毀賊匪忽外來數人向其中說法賊聽之抑殺之請建議者自思爲總之解散賊黨惟在官軍屢捷賊勢日蹙利不足以動人威不足以刦人卽平日號爲固結者亦必各尋生路若挫敗頻聞其黨愈驕肆而日固窮思他法徒亂人意不

啻癡人說夢耳但歷敘賊之暴虐被虜之慘苦使未擾之處比戶皆知賊至可恨庶不為妖言所動矣衆志成城之志不必定殺賊但處處自保不為所害不為所虜賊裹脅之路自斷日殲斃而無所增添事緩而利溥誠正本清源之計矣

註 楊燮李敬思張玉琴吳玉狗譚思溥等所說與程奉璜同

逃亡

光天化日之下長養生息各遂其生由富貴而逮貧賤之家皆得敘天倫之樂獲身心之安衣適體食充口世世其居守其業即犯法罹刑亦止身被拘繫而猶不至傾家絕祀也今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追思鳩聚燕安之日相形之下何啻天

壞不必親屬盡遭慘殺屋產焚毀無存而身寄虎狼之口命如不繫之舟亦自五中燔灼芒刺在背有不汲汲求去危苦之境仍返離虜之鄉者哉故被虜之人雖後日心迹行逕各有不同而其初皆未嘗不欲逃者也然其逃出也亦有難易不同如賊於鄉村市鎮虜得人民驅入賊館必有數十里十餘里之遙鄉間四面遼濶無

所阻碍而鄉民諗知道路凡山蹊曲徑賊不及
知即可乘機逸出沿江瀕湖之人習知水性虜
入舟中亦可泅水而遁此旋虜旋逃不俟終日
者也其城内人民破城後無從逃避惟有束手
待斃賊至一一虜之如牢檻羊無一得脫任其
荼毒擄掠不得不宛轉順從求延旦夕之命每
望官軍速來拯己於水火而不可得旬日之後

賊之斬殺稍息然後覬覦欲逃賊亦漸令出館買米採薪放馬割草然尚恐逃出被獲是欲逃生而反速其死也賊又給以關卡重重若無老賊帶之一見必殺且不時有抬人頭鳴鉦往來游行於市大呼殺逃走變妖某人示眾甚至一日之間竟有數起眾益畏縮莫敢嘗試此時惟有膽識者別有計較意謂與其被賊挫折及脅

逼臨陣以死或被官兵剿殺不如速逃或不至死即死亦所甘心也故得首先逃出其次則漸諗賊中某館某軍並出入口號得其號衣號帽或假買菜或託牧放等事乘間走出倘遇詰問銜口而答為某軍某人有某事故作怒目忤視若怪其多問者亮可倘徉而出決無阻滯設氣餒色變言詞鈍澀鮮有不被擒回毒刑慘掠至

承認變妖殺之而後已耳至於膽怯之人旦夕思逃而猶豫不果及見同館之人偶逃一二人未見擒回殺之繼逃亦如之遂不禁決意亦逃矣此皆被虜後不假思索志在必逃者也並有介在欲逃不逃之間者如貿易之人吏胥之類自思焚掠之後無家可歸無親朋可投身無技藝囊無貲財即能逃出將何以聊生乎不如暫

且從之俟有機會再作歸計更有欲逃而遷延未逃者如貧窮之人肩挑之輩本自度日艱難見賊衆金資纍纍則思得其所有而逃及見賊防之甚密不克遂意則又冀隨賊下鄉擄掠時或可潛匿銀錢衣飾而逃原其心實非從賊其所以不逃者恐出為餓莩也然其中亦間有貪得無厭之徒如初意祇望三五金可作路費足

兵既獲其數又思若得數十金再逃未晚及得數十金尚不忍舍去以為逃出何處覔利此中得金甚易何不再積若干為一生温飽計於是無所底止必至身貲俱喪而不悟也以上雖遲速不同皆無事賊之心若我兵屢勝懾於兵威懼玉石之俱焚則乘勢逃出者為尤多每以千萬計卽我兵小勝亦可覘賊不暇稽察藉勢潛

逃艦僅數百人或數十人而已惟平時踞守一城我兵圍之彼此相持巡警嚴密不惟不易逃且恐逃出又為官兵誤殄故其逃為最難總而論之被虜數月之間立意欲逃者豈一無閒隙可乘乎久於其中皆可逃而不逃非甘心從賊卽貪戀不舍者雖我兵不暇分別而處處誤殲之亦不足惜矣

註

楊嶽人李丕基說

諸逃難衿民說

童子兵

古人有胎教之說及其弍童也有灑埽應對之儀自有知識至冠婚蓋無一日不秉父母師長之教也童蒙氣質未定見聞所及輒躬效之故賢母擇鄰而居父子至性慮責善傷慈故嚴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趨於不善流為放辟此固專指賢父兄及閥閱之家而言若夫村童收豎

豈可比論然處熙皡之世且居渾樸之鄉亦何致濡染惡習亦不過作桑陰種瓜之童孫滄浪作歌之童子已耳不意遭逢粵匪虜脅良民其視童子尤為至寶每陷一城過一鄉避匿不及舉富貴貧賤之家鈍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網打盡當被虜之時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牽護徒被殺割無計挽留孤孀獨子之婦傷痛自盡者有

之而被虜童子遽受非常驚恐如醉如癡任賊抱攜而去轉茫然不知悲慼大抵聰俊者賊目認為義子輒從其姓羣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賊帶為老弟然賊中章程非髮長五六寸仍不得役使老弟也童子初虜入館尚具天真驚魂少定未有不繫念父母號泣求歸者賊乃大加楚毒鞭撻之若稍倔强必致身無完

膚更以血刀利刎華服美食置其前謂順從則衣食而撫育之否則殺却試思刦誘蒸施童子何堪有不俯首乞憐任所欲爲者乎卽有器識童子賊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展轉抵拒賊必銜恨折磨以死或竟藉事殺之嗟乎童子至此無異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誰可告訴者亦惟有吞聲飲泣任其禽處獸畜而已童子安有

卓識定力久之賊自曲盡調護且恣縱之居然以賊中爲樂土耳聞目見無非邪說暴行遂習而與之俱化效其殺人放火無所不至隨賊愈久殘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視賊亦不啻親父兄居則浣衣滌器行則背負刀劍謹步後塵冬則爲之撥火温衾夏則爲之扇涼拭浴客至則捧茶賊出則居守日相偎夜伴宿雖妾

勝無此般憋皁賤賊所帶童子皆徒行馬後氣促汗流若賊目公子羣下尊奉之快馬安輿並無跋涉之苦甚至撥數十人伺候之賊亦待如親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賤役矣凡臨陣攻城亦慣用童子為倡以童子階不畏死無不以號叫跳躍為樂者且手足輕便往往登高步險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

至前為人所不及防轉瞬而去為人所不及追
賊每用以為導者使在後之賊自計童子尚威
猛如此我輩退縮竟童子不若矣賊曰又安能
貸我死耶每陷一城虜一莊童子又願為前驅
羣賊隨其後每入人家搜刮金銀官中文書服
飾雖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
必得其焚燒廟宇毀壞神像諸事童子最樂為

屠殺人民擄掠婦女童子又愛見觳觫之狀喜聞呼號之聲其暴虐之慘視羣賊為尤甚或我兵偶挫童子率眾窮追馳逐甚急盤獲逃人及我之偵探官人當刑拷不堪言狀時他賊或稍緩頰童子獨持之甚力駁詰最刻其於本館搜查洋煙黃煙及邏察犯天條犯令各事童子最認眞不遺餘力被殺未絕者蠕動於血泊中童

子見之必於要害處加之以双或剖其腹而践罵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敵則紿之曰棄刀跪降絶不殺若及擲刀長跪舉手決之毫不費力是兵勇又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於戲童子迹其被虜之初咸刦之酷亦殊可憐今視其習染肆行則又至可恨惟賊敗潰往往棄童子而不顧同歸剿洗者有之踐骨爲土者有之逃

匿四鄉展轉送回其家者間有之兵勇收養者恒有之惟其是童子也即俘獲亦鮮殺之而不知從賊已久之童子無不應殺之童子蓋童子至能殺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賊中有心計能逃又可攜童子同逃此誠千萬中之一二耳至可詫者有薦紳二子為賊虜去數月後賊復挾之過其村

打館有鄰居稔熟者告童子曰爾父母自爾之去肝腸寸裂矣今近爾居曷不一歸省視童子瞪目曰爾少說妖話我父母打罵我教我讀書回家何為此中甚樂我父是檢點比學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屬鴟梟然賊之移換人心果操何術以至此也散賊帶童子者尚少如偽官自顯要至卑賤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數十人少者

亦一二人衷多益寡以一偽官有三童子為斷似其數已多偽官三倍矣偽王之童子謂之僕射侯相以下則謂之伺皆有同職是賊中不獨有童子兵並有童子官矣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壯大能戰嗜殺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勝計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劇賊年少喜動膂力方剛久經戰鬥數見不驚尤神安而氣足無

一切繫念受賊恩育一心事賊雖死不悔臨陣勇往直前似無不一可當十劇賊而外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計熟慮之乎或謂先天昇賊亦有不同豈無有成人風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對曰儘有然此等童子不數日即憂泣挫折以死並不得厠公子老弟之列也

註 吳玉狗及諸逃難衿民說與程奉璜所知吻合爲卸二子一節爲綏福說

偽女官女軍數

偽女軍師正副又正副四人

偽女丞相正副十二人

偽女檢點三十六人

偽女指揮七十二人

偽女將軍正副四十人

偽女總制四十人

偽女監軍四十人

偽女軍帥四十人

偽女卒長一千人

偽女管長四千人

各偽王府内掌門三百人

各偽王府内貴使二百八十人

偽女繡錦指揮二百四十人

僞女繡錦總制一百二十人

僞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

以上統計僞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

女軍共四十軍每軍女兵二千五百人

計女兵十萬人

僞女繡錦監軍一百六十人每一監軍

統繡工五十人計女繡工八千人

偽女軍師各有女使百人丞相女使五十人檢點女使三十人指揮女使二十人將軍女使六人總制監軍皆各四人軍帥各三人卒長各一人統共女使五千二百人

據江寧逃出難民所說首逆偽天王妻一人稱

為后宮各偽王妻一人稱為王娘首逆偽妃嬪
在武昌選四十人至江甯選百八人陸續增添
約二百人然女官數千皆妾媵也各偽王姬妾
稱副王娘每王約四五十人偽東王倍之偽燕
王僅十人偽豫王並未授室或云胡以眈前在
粤西漁色縱慾已萎廢不能人各偽王府內掌
門內貴使亦俱充下陳其宣淫諸情狀偽官制

女官係內言之詳矣今以偽官簿證難民之言其女官女兵應有前數他如繡錦等女官軍帥卒兩等官以及繡工女使其數悉不謬惟女兵十萬猶癸丑四五月間數目今挫折以死者不可勝計況賊改章程此後非殊色不虜女兵有減無增以意揣之似江甯女兵亦不過四五萬矣

注 宣必昌李丕基所說與程奉璜同其數目則考自偽官簿及江甯難民詩句